

何琼崖短篇小說集

何琼崖著

中國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 何琼崖短篇小说集

何琼崖著

中國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 何琼崖短篇小说集

---

责任编辑：潘善庚

## 何琼崖短篇小说 何琼崖著

---

出版发行：中国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6 张 插页

字数：380 千字 印数：2000 册

版次：1997 年 9 月第一版

书号：ISBN 962-450-545-4/O·40216

---

定价：人民币 24.00 元



世界作家、中国现、当代作家、教授、中共党员何琼崖近照

## 目 录

|    |         |     |
|----|---------|-----|
| 一  | 书贩王复之   | 1   |
| 二  | 清明时节    | 9   |
| 三  | 还我女儿身   | 15  |
| 四  | 接到讣告之后  | 21  |
| 五  | 战士的父亲   | 35  |
| 六  | 心愿      | 50  |
| 七  | 焕发的青春   | 62  |
| 八  | 三天与九年   | 72  |
| 九  | 山间青莲    | 79  |
| 一〇 | 征收分主任   | 89  |
| 一一 | 镀金的铜心   | 93  |
| 一二 | 爱贞      | 100 |
| 一三 | 望子成龙    | 116 |
| 一四 | 汗水钱     | 124 |
| 一五 | 场头主     | 131 |
| 一六 | 谎队长传奇   | 143 |
| 一七 | 泼妇何二嫂   | 156 |
| 一八 | 明日回答你   | 169 |
| 一九 | 落沟与出沟   | 181 |
| 二〇 | 苏珊      | 184 |
| 二一 | 两只金戒指   | 200 |
| 二二 | 彩蝶飞谁家花园 | 210 |
| 二三 | 连心锁     | 221 |
| 二四 | 怪癖      | 235 |

|    |           |     |
|----|-----------|-----|
| 二五 | 丹顶鹤的乐园    | 242 |
| 二六 | 打开电气大门    | 254 |
| 二七 | 高高的风向标    | 265 |
| 二八 | 老实娃       | 274 |
| 二九 | 处长和她的女儿   | 287 |
| 三〇 | 相亲        | 298 |
| 三一 | 出走        | 305 |
| 三二 | 真诚        | 311 |
| 三三 | 明洁        | 323 |
| 三四 | 过节        | 338 |
| 三五 | 三寸金莲      | 349 |
| 三六 | 蜜月        | 352 |
| 三七 | 二十四辆独轮车   | 359 |
| 三八 | 夜渡内运河     | 370 |
| 三九 | 倔强的姑娘     | 384 |
| 四〇 | 杏林的源头     | 404 |
| 四一 | 辨云识雨的故事   | 408 |
| 四二 | 徐霞客探险     | 413 |
| 四三 | 游学        | 422 |
| 四四 | 请调报告      | 436 |
| 四五 | 国际作家不坐被告席 | 439 |
| 四六 | 呆作家传      | 445 |
| 四七 | 紫姑与紫姑神    | 449 |
| 四八 | 惊涛骇浪      | 456 |
| 四九 | 兄弟两条路     | 466 |
| 五〇 | 东沟取宝      | 477 |
| 五一 | 陈老总与黄桥保卫战 | 485 |

## 一 书贩王复之

这天，一九九一月一天，正是“四九”心里，但上午十点钟，冬天的太阳照在王复之背脊上面，额角头上，细细的汗珠渗出来，躁热得他象炎夏赶路一般，喘气吁吁。不过，他一双无老茧的手仍牢牢地握住铁架子车把，仿佛解放战争中握着枪随浙南纵队去解放出甜桔的黄岩县，六百人的革命军队驱赶万余蒋军从海门镇向海岛逃窜，他还奉政委命令挥毫写了《解放黄岩告人民书》，政委审阅签署，石印张贴黄岩县乡镇，此时不停地将车子沿黄海中路往前推，推进了通榆北路。

车上，堆放着四十包长篇小说《鄱湖三女杰》一千部二千本，书加铁架车足足有一千六百斤重，他这七十一岁老汉推起来还颇有些吃劲哩。

推着，推着，铁架车和车上的书推到了通榆北路，就转向南推。

他停住双脚，仰头朝南望去，漫漫长路还望不到头，他知道要到达盐城市零担汽车公司客运站，还得继续推四华里长路，恐怕自己力不胜任。

他双手又捏紧车把，铁架车又开始向南挪移，他不由己地忆起近事与远事……

今天早晨，他雇人推车送书，推车人找不到，找了个校内临时工（农民工），农民工也识几个字，见一书封底定价写八元，二千本书一万六千元，书贩赚钱论千上万赚钱容易罗，推五里路车送书开口索三十元，他可不问学校行政科吩咐过他为老教授做点事不许要钱的话。王复之一向不要他人为人情白尽义务，但他囊

中常空，不够大方慷慨，只答应给十五元。农民工摇头。王篋之一气，将衣袖一卷，自己不顾年老体弱高血压症，自己推车送书。

他不想与农民工算笔帐，而心有笔清清楚楚的帐：每部书八元（不是每本八元），印刷费四元，编务费管理费终校费一元，新华书店代销书费二元，余下的一元要支付从印刷厂运回往家运费，从往家送书到零担汽车公司运费，装卸费、从盐城市运往销书的新华书店所在地九江市二千里路的托运费，这一元还不够分配，他能不蚀老本算是鸿运高照，如新华书店销不出去，他这部长篇小说就得蚀几万元。

到处要花钱，无钱寸步难行，此刻连学校的工友（临时农民工）送趟书也要敲他一个小小竹杠。

他就鼓起一股勇气，象当年打游击，一个上午（凌晨五点直到中午十二点）急行军一百华里，还爬山越岭，自己搬着一包一包沉甸甸的书从卧室下楼，送到铁架车边，装上车，推起铁架车上路，凭古稀加一岁的身躯，跑五里路，省十五元，尽量少蚀点老本——他二十多年来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不添衣衫与家具电器，才好容易一文一文积起来三万元，为出一部长篇小说六十万字上下册，全扑上去了。

汗珠继续往外渗，好象小毛毛虫张口咬噬他背脊、脸面、胸口，嘲笑他这个书贩既无能又痴呆。

人家——亲戚、朋友、熟人、同事、学生，连子、女、女婿、媳妇都曾多次规劝他道：“说对党对革命对社会主义作贡献，你工作五十年尽心尽力，可算贡献过了，现已是满头白发的七十一岁老人，还要当什么书贩？写什么书？出版什么书？自销什么书？有福不能享，厅级离休老干部，还为几个钱卖命——真少见！”

他可有股倔强脾气，什么人的话也听不进，他还是“顽固”地要写他的书，必然要继续当他的书贩，甚至被逼出这样的一句话：



“我就是累死苦死，也要当我的书贩！”

人们劝说无效，也只好由他“顽固”下去。

他给“汗虫子”咬得难受，又想起解放初年的好日子：

那时节，他在长江之滨的一座古城的高校任教，定居古城，白天上讲台执教鞭，夜晚、星期天假日挥毫填方格子。有人笑他不务正业，他熟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自己从游击队战士到文教战线当文化战士文艺兵，自己为还未离开战线阵地自豪，并自得其乐地写呀写呀，发表不算多，出版的书却有十来本。

当年，他是“坐地社”，出版社从北京、上海派来的约稿编辑，笑盈盈地求他：“王复之同志，你给我社写本书好吗？我是特地赶来上门拜谒，请你支持我社。”

王复之是个实打实的人，他坦率真诚地回答：“编辑同志，我写不出什么，请你原谅。约稿，到时，拿不出，这可不好。”

编辑从皮包里取出合同纸，笑容可掬地说“复之同志，请勿客气，你给我先写一本书稿，什么书名先说一声，我来写个约稿合同书，请，请！”

王复之推辞不了，只得说：“我试试，书名暂叫《千锤百炼》，合同书就不必了。”

进攻取得初捷，中年编辑对年轻的王复之说：“《千锤百炼》，这书名好！好！合同还是订一下，我也好回出版社销差。”

编辑兴高采烈地一边填写两份合同，一边从皮包里掏出一大叠一元一张的人民币，放在王复之面前的茶几上，一边热情热意地说：“这二百元，是预付的稿酬，请复之同志收起。”

“不，不，这钱，越发不能收了，八字还没一撇，怎好先收稿酬！”王复之心中已构思书稿写抗美援朝中涌出的最可爱的人人民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英雄高大形象，他当过游击队员对战士心中热爱，也比较熟悉，自信能把这书写起来。但言语行动，他是

推辞，慌忙拒收预付稿酬。

编辑请王复之在两分合同上签字，然后含笑说：“复之同志真是直朴的作家，我社预付稿酬，为发展文学创作而设，至于书稿写得出写不出，出版不出版，预付的这点钱不收回。我预祝你创作《千锤百炼》成功，到那时付稿费我社就少发二百元了，呵呵。”

《千锤百炼》后来写出了，出版了，有的部队买了新华书店多册，给战士作必读的读物，王复之心里欣喜莫可言说，当然，二百元扣还了……这是他写战士的第二本书，后来他写战士的书一本又一本，一部又一部，写了七、八本书，历史题材的还除外。

……

编辑求作家写书那种热情热气的情意，仿佛还在眼前，促使王复之把铁架车推得快了，车与书的重量似乎轻了许多，许多……

后来，后来，反右斗争前夕，王复之帮助党整风，写了发了篇七百字的寓言《两株小树》，说两株小树对帮助采取两种风格。一个自居左派中的左派人，和图书馆一个贪污千元的人，要将王复之这寓言定为反动毒草，发动一次批判毒草运动。学校党委书记成克坚、老校长等老党员撰文实事求是分析《两株小树》，让王复之免成右派分子。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红卫兵去责问党委书记成克坚：“你为什么不把反动文人王复之定为右派？”党委书记认真又风趣地回答：“红卫兵同志，名额有限呀！”

他忆起这回事，信赖党与信赖党内很多很多讲实事求是的同志，他庆幸自己未遭灾害，但又啼笑皆非。

后来，后来，运动接一个运动，王复之成了新单位的老“运动员”，但他心中的信念始终未动摇——要做毛泽东文艺思想战线一个兵，不断创作—投稿，退稿，发表，出版，有时暗中被无缘无故剥夺发表、出版权。但他坚持写作，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英雄人物的各种体裁的作品……

后来，后来，十年文革，他只写了两篇短篇小说……

粉碎“四人帮”，他与其他作家一样欣然命笔，发表了一篇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论文等等。

还没有尽情倾抒心胸中的情愫，突然从外国与港澳台吹刮来阵阵恶风浊浪，文坛充斥武侠、暴力、色情、迷信、乌七八糟的东西，出版社预订真正文学性书籍却订不到相当数字，却要向税务部门上缴利润若干万元，国家不补贴，出版部门自负盈亏，这困难就向作家肩上压下来了……

鄱阳湖地区第一部长篇小说《鄱湖匪传奇》，王复之（与鄱阳湖同志合作）写出来了，山左文学社接受了，来函通知他即将付印。突然，风云不测，起了变化，要王复之承担八万册的自销任务，一册以三元定价算要承担二十四万元的责任，否则要王复之找个书贩子，付山左社四万元，并付印刷费。

王复之既拿不出二十四万元——十分之一的二万四千元当时也拿不出，又点灯笼也找不到个先出四万元编务管理费又出若干万元的印刷费的书贩子。结果，自然是山左社实现不了出一部二十万了小说保证纯利润三万元之目的，便造成了忍痛割爱退书稿于王复之的结局。

王复之从未碰过这样写书出书的风浪冲激。但震惊之余，他还保持游击战士的战斗风格，“顽劣”得可以，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埋头奋战一个月，写出了《鄱湖匪传奇》续集《三女杰》，将上集续集一齐向北京找出路。作品本身，党领导的鄱阳湖男女成了抗战英雄豪杰，爱情纠葛越发难解难分，思想性艺术性越趋完美统一。北京几家出版社有意想出这部六十万字上下集长篇小说，就是经济问题难解决。最后，这部六十万字长篇转到了某综合性出版并决定出版。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与反黄的战斗打响，全国各省市与北京的出版机构开始整顿、改革，综合性出版社不多

出文学书，土匪呀流氓呀不能作为文学作品主要写作对象，于是王复之这部书稿又遇严峻的考验了。

真金不怕火，战士、党员、人民作家王复之坚信自己这支党给的金笔写的是人民的正义、民族的正气、社会主义革命的主流与浪潮，再一次向某社提出重新审核出版，来宣传与歌颂爱国主义思想，歌颂党的改造“湖匪”（实为渔民被国民党逼迫三女杰落湖为“匪”）为抗日游击队的功绩歌颂鄱阳湖人民抗日反投降的革命精神。

某社请社外编辑两位，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位北京大学名教授，共同审核。两人在王复之赴京研究此长篇出版时，向王复之祝贺作品的成功，并建议两书并为一书之上下册，书名改为《鄱湖三女杰》，还颇有情趣地探问：“书中人物与主要情节是否有模特儿影于在？”

王复之心潮滚滚，以为这部长篇，这鄱阳湖八百里十县地区第一部宏篇巨著终于呱呱堕地，与江西人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书出口欧、美、亚洲各大国进行国际文化交流）见面了！

他情绪兴奋，精神昂扬，昂头阔步，双目闪光，双手握车把，快捷地推向前，差点儿与一辆从分道冲过来的拖拉机相撞……

拖拉机年青火气大的司机马上向他掷过厉声：“老头子，你推货车不长眼，活得不耐烦了，铁木车要与我拖拉机拼命？”

这几句骂言，骂醒了王复之，他马快停住车，后背、前胸、双手手心汗水直淌了，长篇巨著过五关斩六将可以出版了，但几乎全部书都归作家自销，于是接着他得寻找销路啊！听说美国作家的版税高，一出书带秘书，趁飞机飞来飞去到处演讲宣传自己的新书，象总统参加竞选演讲，使新书成为畅销书，他当然不能这样做。书要销出去，比出版难三分五分，托亲戚求朋友恳求熟人；亲友们给介绍书商。书商要先看书的校样与封面，然后再定代销的

书数。

王复之怀着希望，将长篇上下集校样寄给某省某市某公司书商看，书商看了，托人带信给他友，向他提出修改条件：“书中突出共产党员组织领导鄱阳湖抗日战争，这是旧题材，这是老一套，缺乏刺激性，不删削党的领导、党员形象与先锋作用，我公司无法代销，另请高明。”

听到了这番话语，看到了朋友转来的信札，这个人民作家王复之，这个战士游击队员作家王复之，这个党员作家王复之，这个七十一岁高龄性子倔老头王复之，气得怒发冲冠，怒气填膺，他哗啦啦将信笺撕得粉碎碎，掷向字纸篓，恨火冒冒地说：“谁说鄱阳湖人民奋起抗战取胜是旧题材？谁说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老一套说法？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抗战胜利，没有共产党人的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新中国。我宁可全部万部长篇小说销不出一部，也坚决不删改削去那发扬人民浩然正气的一字一句！”

他下铁心，不交书商代销一本书，全部书分别托运给各省市新华书店与邮局书刊销售处去代销。

王复之的丹田里，升腾起一股向上、呼呼向上的蓬勃朝气，他将相当分量的铁架车和车上两千册厚书向通榆南路推得飞快，向新四军纪念馆（重建新四军军部史实）同方向的盐城市零担汽车公司托运站推得飞快。

他分明感到自己年轻了，增添了力气，鼓起了十分的干劲。

这是什么气与劲？

是鄱阳湖人民、江西人民、全国人民，甚至是世界人民给他这个作家的支持与提供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应有的勃发的盎然志气！

一个人力量虽小，但这种精神力量这种盎然志气可以销金铄石，可以战胜邪恶，奔向胜利潮流，如长江之滚滚东流，如黄河

之怒涛汹涌。

王复之一口气将重车推到盐城市零担汽车公司。

不顾浑身汗水流淌，不顾劳累吃力，办完了托运手续，深情地凝视一部部高歌党的抗战凯歌与颂扬革命爱情的《鄱阳湖三女杰》装上零担汽车，运向革命烈火熊熊与社会主义建设浪潮滚滚的阵地；他觉得自己是个文艺战线上的年老又年轻、力弱又力强的勇敢战士——红色书贩王复之！

## 二 清 明 时 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

清明时节泪纷纷

一九九二年春四月四日清明节，现代作家何兴琮，他身挂挂包，昨天上午从江苏盐城市电视大学搭长途汽车到浙江杭州市，草草吃点夜餐，改搭杭乐长途汽车从杭城连夜奔浙江乐清雁荡山。汽车到雁荡山天还未亮，他稍事休息，雇拖拉机到芙蓉镇小芙蓉西门村前下车。这时已是清明节上午八时半。他从西门村村东首往北走两华里，到了后背山——雁荡山南麓一座林木葱郁、桔树行行、不高的山山脚。

他回顾四下，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岩一石一小溪一泥径，与五十年前并无多大变化，只有杨柳树改为桔树，原先满山坡的红山拖花不多见了，给松树柏树桐树樟树遮盖住了。他无心欣赏这熟悉的家乡山水花卉林木岩石，就向土石结合的后背山山径跨步。山虽不太高峻，但山巅却有些陡，攀了五分钟，已有些吃劲。他不暇疲劳，仍努力往上走。走了十分钟，终于到了一块不大的山地，他分明看见了一座翻修的石砌坟墓，坟墓后栽五株松树，葱绿蓬勃，坟墓前已长出些杂草与山花。他五年前来修坟时来过，竖的墓碑挺立着，碑上刻的字：“何邦英父亲胡雅琴母亲之墓，儿女何慧佩秋兴琮敬立”依然清晰可见。

这时，兴琮先朝南一望，西门村就在眼前不远。他发现他出生宅——老屋——与他长大宅——硕大高墙的新屋。虽新屋已由乡政府翻造过了，但他仍鲜明深刻记忆他小时候、二十岁前后住的房间落在何处。他还记得那时西门村前是海港湾，潮涨是波涛

起伏、潮落是海滩滩涂，他与族中弟兄叔叔们下海滩拾海蟹与挖蜻蛤……

他很快收起逸想，收回视线，望着父母及长兄何烈之墓，俯身将乱草拔去。

拨着拔着芜草，他情不自禁忆起四十六年前与四十一年前父亲何邦英与堂房叔叔何乾丛之间的一场二场冲突与惨案冤案：

一九四六年夏农历六月初一日，何邦英见堂弟何乾丛（是管族田的人，本身田地少，但族田有好几十亩，按土地政策应属富农，他自报中农，与地下游击队有联系，土改时他的家庭成份定中农，成土改积极分子，党员都尊他为革命者）来对他不客气说：“我要减租，一石租交七斗！”

何邦英说：“减租可以，但不能减这么多。”何邦英是开酒坊与酱园店等企业为主兼有田地三、四百亩的资本家与地主。

何乾丛硬硬地说：“我非减三成不可！”

何邦英说了，心中冒火。他虽是资本家兼地主，对工人、农民剥削，同时他联襟周鹤秋的次子周丕振为地下游击队领导人之一，邦英平日经济上对游击队暗中支持，对联襟鹤秋夫妇及其孙儿孙女有照顾，让住家中新屋，保护他们不受国民党专署与县府欺。因此对何乾丛的强硬威胁态度不予理会，在气头上斥责何乾丛道：“你如不交租，我要告你抗租！”

两堂兄弟一场口角，不欢而散。

次晨，（何邦英虽是财主，他酿酒做酱与种田晒谷都与妻胡雅琴亲自参加劳动，每日早起晚睡，夜间还起来番洒糟与搬豆酱），他与往日一样起早，亲去开新屋。大门开后，见何乾丛站在门外，身边有一担稻谷。正惊疑间，何乾丛谦恭地说：“乾椿哥，你不要去县政府告我抗租，我昨天说了不该说的话，你不要见怪，今晨我来交租。”乾椿，即邦英奶名（按族辈排行取的名字）。



邦英即向堂弟解释：“昨天我说话太硬，自己族里兄弟，哪有去告你这理，你别放在心上！”

堂兄弟间一场口角，就云消烟散了，邦英压根儿不放在心上；乾丛却怀恨在心。这就给冤案埋下了祸根。

过了几年，解放了，接着到了一九五一年春天芙蓉乡西门村开展土改。

何邦英自以为虽有剥削，但卖了田地，将钱给了表侄，又让小儿子送枪上山给表侄，又保护表侄父母子女不遭害，保护村里青年农民不被拉走当壮丁当死灰，土地房屋全交给了土改工作队，以为自己守法又有功于人民，土改不会“改”到自己身上，泰然住在温州市里过简朴生活。钱财已尽，沦为城市一般平民。

何乾丛见报仇机会到了，就暗中计谋如何置何邦英于死地。

他先听人说何邦英与族中一侄媳有通奸丑行，就想告何邦英有乱伦之罪。再一想，此事并无真凭实据，告上去，查无实据，不起作用。而且他自己与合伙做米粉粉丝生意的堂侄大梅老婆通奸，实是趁堂侄去外乡卖粉丝强奸了侄媳，侄媳怕丑，以后都顺从他。如告邦英强奸侄媳，弄得不好，告不倒邦英，反将自己丑行恶行暴露于外，岂不自讨苦吃。

无毒不丈夫，要置何邦英于死地，非告他杀人的人命案不可，且防备告不倒，要告他杀人命案四条，土改工作队与政府必杀邦英无疑。于是他自己，并找来亲信，共商杀人之计。他终于捏造出四条命案：

第一条 何邦英强奸农会主任何××，使之流血不止而死。实际根本无此农会主任，更无强奸通奸之事。

第二条 强奸产后仅数天的何某某致死。实际上，西门村根本无何某某其人，生产一事也凭空捏造，强奸产后仅数天的何某某全是假话。但仅从这一案情是可定何邦英凶暴不仁荒淫无耻恶